

· 文献研究 ·

20 世纪 50—80 年代广东蛇伤药物 研究整理的历史回顾

师为人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院, 苏州 215009)

摘 要: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中医政策调整后, 广东省通过献方、采风和召开蛇医经验交流会, 搜集了部分蛇伤方药, 并举办治疗毒蛇咬伤训练班进行推广。蛇医经历身份转换, 成为正式医生, 协助蛇伤方药研究。之后, 广东省制订协作计划, 派医药研究单位到广东各地针对性搜集、整理和筛选民间蛇伤方药并进行协作研究, 将其改进为方便使用的剂型。期间广州召开了两届全国蛇伤学术会议, 并承办全国蛇药经验交流学习班, 实现了跨省交流和协作研究。抗蛇毒血清开始被用于临床后, 广东各医疗单位对中草药、中药蛇伤制剂和抗蛇毒血清的取向出现分化。当代广东蛇伤方药研究整理的历史可以反映中、西医在当代中医药演进中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中草药; 毒蛇咬伤; 广东; 民间疗法; 回顾

DOI: 10.16307/j.1673-6281.2024.04.010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4)04-0373-010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rescriptions for Snakeb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80s

SHI Weiren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Suzhou Vocational Health College,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djustment of polici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t the 1950s, Guangdong province collected snakebite prescriptions through offering prescription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holding Snake Herbalist Experience Exchange Meeting, and held Guangdong Provincial Training Course on the Treatment of Venomous Snake Bites for promotion. The snake herbalists have undergone a change of status and became formal doctors, assisting in the research on snakebite prescriptions. After that, Guangdong province formulated a collaborative plan and sent medical research units to various places in Guangdong to collect, sort and screen folklore snakebite prescriptions, and conduct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o improve them into convenient dosage forms. During this period, Guangzhou held two national snakebite academic conferences, hosted the national snakebite medicine experience exchange workshop, and realized cross-provincial exchanges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fter the clinical introduction of antivenom serum for snakebites,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diverged in their approach towards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作者简介] 师为人 (ORCID: 0009-0004-0473-0956), 讲师; E-mail: shiweiren@szhct.edu.cn

TCM snakebite remedies, and antivenom serum. Using the history compiled from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Guangdong snakebite treatment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reflect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cal practices.

【**Keywords**】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nakebite; Guangdong; Folk Therapy; Review

广东地处亚热带地区，四季气候温暖潮湿，蛇类活动频繁，毒蛇咬伤史不绝书。温润的环境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地方草药，提供天然药源，也催生出广东民间蛇伤中草药应用的悠久传统。清代成书的《生草药性备》和近代的《岭南采药录》《山草药指南》已有广东蛇伤草药的零星记载^[1-3]，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东省开始系统搜集和整理民间蛇伤方药，召开各级中医会议贯彻新的中医政策，并举办各类训练班和学习班促进省内和跨省研究交流协作。该省卫生主管部门制定了广东各地搜集、筛选方药及进行药理、毒理和临床协作研究，并将通过筛选和验证的方药改制成中药蛇伤制剂的计划，最终广东的蛇伤方药通过科学规训，完成了剂型改革。与中药蛇伤制剂几乎同时问世的国产抗蛇毒血清开始推广后，广东乃至全国在临床上对中草药、中药蛇伤制剂和抗蛇毒血清逐步采取互补应用的策略，影响至今。在抗蛇毒血清供应不足时，中药蛇伤制剂则作为替代药品再次成为临床首选，同样能够保障蛇伤患者的生命安全。目前，广东中药蛇伤制剂的应用范围已扩大到抗病原微生物、治疗恙虫病和其他生物毒局部中毒等领域，因此对其研究、整理的历史进行回顾，可以启发更多病种的临床用药选择，并在部分药物停产后通过对其研发路径的重现为今后的复产提供资料支持。

一、20 世纪 50—60 年代广东的蛇伤方药研究

（一）献方、采风与广东蛇伤方药研究的开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切实提高中医的社会地位，国家出台了新的中医政策。1954 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召开中医代表会议，由上至下贯彻落实新的中医政策，鼓励中医业者献出单、验、秘方^[4]。1955 年 11 月，广东省召开全省中医代表会议，在会上收集了部分验方。会后广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广东省中医验方交流汇编》^[5]。书中“灾害外科症类”篇下专设“蛇蝎咬伤方药”一节，收录了 60 余种民间蛇伤方药，并转引了江苏蛇医季德胜献给国家的家传验方（仅公开部分药物组成）及其用法，试图以此调动广东蛇医献方的积极性。

1956 年，河北省首创“采风访贤”举措。通过采风访贤，河北的卫生机构和民间草医等具有一技之长者建立了联系，同时采取各种方式将他们吸收进医院。这些经验藉由《健康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引起了广泛效仿^[6-7]，如广东吴川县人民医院走访和吸收了民间蛇医何晓生，并派人学习和协助其整理治疗经验。由于何氏医术精湛，1958 年湛江地委书记孟宪德亲自登门拜访，邀请他到湛江专区人民医院主持蛇伤救治研究。期间何氏献出其治验秘方，即最初的何晓生蛇药^{[8]54}，交由中山医学院与湛江专区人民医院进行合作研究，中山医学院还举办了广东省治疗毒蛇咬伤训练班，在训练班的课程中推广何晓生蛇药，同时扩大其临床试用范围^{[9]225}。

（二）“全民采风”中开始的蛇伤方药协作研究

1958 年 9 月，卫生部组织召开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会议要求各级医疗和医药科研单位协作进行医疗和科研活动^[10]；同年 11—12 月，卫生部又召开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要求“开展

群众性的采集验方、秘方的运动”^{[11]90-91}，献方采风运动由此转入“全民采风”^[6]。在此期间，广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编写了《广东中医药集锦》^[12]，华南植物研究所等编写了《广州常用草药集》^[13]，两所还合编了《岭南草药志》等中草药专辑^[14]。采风中搜集到的蛇伤方药交给广东省和广州市所属的医药研究所、中山医学院及广州中医学院，进行生药学、药理学以及临床试用、组方筛选的协作研究。

1959 年 7 月，广东省卫生厅在广州中医学院召开全省蛇医经验交流会，会上再次进行献方动员。经会后整理和临床试用，广州中医学院筛选出包括学院吸收的蛇医所献的钟雄验方、潮安县蛇医陈花合验方、番禺县蛇医张三妹验方、广州连春堂“蛇王春”验方、广州中医区辅世验方、两阳县^①蛇医何炽南验方、增城县蛇医郭业林方组、增城县蛇医江景桃验方、台山县蛇医刘清验方和中山石岐中医院吸收的蛇医周初所献系列验方等 10 余种疗效确切的蛇伤方药，并就各方的适用蛇种、使用方法和典型病例等做了内部报告^{[15]8-11}。在进行广东蛇伤方药整理研究工作的同时，广州中医学院还动员学院职工献方，成果汇编为《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特辑》，其中收录了 1 首蛇伤方药^{[16]6}。

与此同时，中山医学院也对何炽南验方进行了研究。该院药理学教研组的研究任务主要是筛选和简化蛇伤方药，找出广谱蛇药方及其最佳药物配比，从而方便推广，以满足偏远农村和部队的治疗需求。为此，该教研室对何炽南验方进行反复拆方比对，从原方 15 味药中筛选出 3 味，同时调整组方剂量和比例，配制成与原方疗效相同的“何氏蛇药”^{[17]126-127}。

（三）第一届全国蛇伤学术会议与研究的典型个案

1959 年 10 月，第一届全国蛇伤方药交流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人员包括东南沿海省、市的相关专家，如赵延德、吴秀荣、孙家均、汤圣希、胡步青等，还包括这些地区较著名的民间蛇医，如季德胜（江苏）、黄守林（福建）和何晓生、钟雄、翁东成、周初（广东）等。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广东省内外蛇伤专家的交流打开了局面，会上主要交流了蛇伤救治经验和蛇伤方药，着重介绍了季德胜蛇药、何晓生蛇药、钟雄蛇药、黄守林蛇药和翁东成蛇药酒。其中，翁东成蛇药酒是新会县在 1959 年 8 月召开的县中医临床经验交流会上，由新会国药店的蛇医翁东成所献的秘方^{[18]71}。翁氏在会议现场演示了蛇药酒的消肿止痛效果，引起了与会专家们的兴趣。会后，翁东成蛇药酒被纳入中山医学院的研究项目之一。不久，翁东成被新会县政府从国药店调入县中医院，负责毒蛇咬伤的救治和临床研究。经中山医学院、新会县中医院联合验证，翁氏蛇药酒效果良好，新会县遂在该县蛇伤治疗经验交流会上完成对该蛇药酒的鉴定，会后宣布投产^{[18]71}。之后，由广东省卫生厅医政处与中山医学院、新会县中医院、广东省药材公司及广州市药材公司联合监制，将其定名为“新会蛇伤药酒”，由新会县中医院生产，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药材公司代销，该蛇药酒不仅供广州部队海陆训练以及新会县各农林场、各级基层医疗单位使用，还销往福建、江西等省份^{[18]994}。在推广使用的同时，广东省卫生部门还扩大新会蛇伤药酒的临床观察范围，观察该蛇药酒在其他外科疾病治疗中的适用性^{[19]134}，成为早期蛇伤方药研究成果的典型个案。

二、20 世纪 60—70 年代初的研究进展

（一）蛇医进医院后的蛇伤方药研究与推广

20 世纪 60 年代是广东省各级医院蛇伤门诊和蛇伤科的建设时期。从 1958 年开始，广州中医学院的黄耀燊跟随钟雄学习其蛇伤治疗经验，并尝试改进钟氏蛇药的配方。期间，黄氏在新成立的广州中医学

① 1958 年由阳春县、阳江县合并成“两阳县”，1961 年恢复为原建制。

院第一附属医院^①开设了广州第一家蛇伤门诊^{[20]593}。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广东所有县级以上医院和部分乡镇医疗单位均成立了蛇伤门诊或蛇伤科,成员主要是专职蛇医、跟随学习的中医和辅助治疗的西医。这些蛇伤门诊和蛇伤科室大多作为中山医学院或广州中医学院的蛇伤方药试用点。这一时期,广东的很多蛇医已成为医院的正式医生,参与探索中西医结合的蛇伤治疗模式并进行相关研究。新会蛇医翁东成在加入县中医院后,协助该院蛇毒研究人员和制剂部改进蛇毒采集技术,发明了“低电压刺激取蛇毒法”和“穿刺抽吸取蛇胆汁法”,为提高蛇毒采集的安全性、降低蛇胆制药成本做出了重要贡献^{[19]133}。

中山医学院聘请了何晓生负责蛇伤救治,并由药理学、毒理学专家赵延德配合其进行蛇伤方药实验研究。期间,赵氏曾赴湛江创建中山医学院湛江分院,作为蛇伤方药临床研究基地之一。调任广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主任后,赵延德亲自制定了“蛇伤治疗与蛇毒研究”课题,与外省同仁协作,研究蛇伤方药与蛇毒毒理。在 1966 年广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蛇伤学术会议上,赵氏与外省同仁交流了阶段性研究成果^{[21-22]388-391[23]}。该教研室还先后调查过中山、新会、佛山、斗门、顺德、湛江、海南等蛇伤高发地区,对搜集到的 100 多种民间蛇伤方药进行研究,其中“何氏蛇药”与何晓生蛇药的拆方和简化是此阶段研究的重点。研究发现,“何氏蛇药”的广谱治疗效果尚有提高的空间,需要寻找新的药物改进配方^{[17]126-127};何晓生蛇药则由于组成药物牛黄、田七一度缺货,经何晓生本人建议将配方调整为七叶莲根等 3 味药,改称“湛江蛇药”^{[24]103-105}。随后,中山医学院针对“湛江蛇药”先后进行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以此确保新配方的药效。动物实验证明,“湛江蛇药”水煎剂对中眼镜蛇毒和银环蛇毒的大鼠具有保护作用^[25],临床试验显示,口服“湛江蛇药”对全身中毒患者具有较高的治愈率,对局部组织也有明显的保护作用^[26]。

华南植物研究所也聘用了部分兼治蛇伤的草医,协助鉴别种类繁多的广东土产中草药,以此方便药学研究。该所在 1963 年出版了《广东中药》^[27],1965 年又出版了《广州常用草药集》(第二集)^[28],均收录蛇伤中草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草药运动”期间^[29],华南植物研究所依靠当地草医,协助韶关专区卫生工作站编写了《粤北草药》^[30],并与广州中医学院、广州市药检所、广东省医药公司、广东省药粉生草药批发部等合作编写了《广东中草药》^[31]。广州某部队后勤部也积极响应,编写了《万山草药》和《常用中草药手册》^[32-33]。这些中草药著作都推广了部分蛇伤方药。

(二) 广东省防治毒蛇咬伤药物研究协作会议的规划

1968 年 4 月 8 日,为进一步提高蛇伤防治的效率,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广东省防治毒蛇咬伤药物研究协作会议,召集广东省卫生厅药政局、广州军区卫生部所属医院、广东省科学院、中山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广州市医药工业公司、广东省药品检验所、广州市药品检验所、广州市中药总厂研究室、新会县中医院、石岐中医院、石岐制药厂 12 家单位的 25 名代表参会,会议在总结既往研究、制药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交流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制定了《广东省毒蛇咬伤防治药物研究协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确定了各单位的分工与协作关系。

会议决定由广东省科委、广东省卫生厅、广州部队后勤部卫生部、广东省医学科学院、中山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广州市医药公司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并根据科研内容分设临床组和药物实验组,前者由中山医学院内科教研室、广州中医学院外科教研室、广东省医学科学院、新会县中医院、石岐中医院、海南地区医院、韶关地区医院及部队医院组成,后者由中山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广州中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广州市医药工业公司、广州市中药总厂研究室、石岐制药厂及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药检所组成。《规划》要求先对何氏、翁氏、周氏、钟氏蛇药进行鉴定和改进,同时寻找防蛇、驱蛇药。在临床组的工

^① 即今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于 1964 年。

作计划中,中山医学院内科教研室、广州中医学院外科教研室和广东医学科学院负责培训组内各单位的医护人员、普及上述 4 种蛇药的用法,并组织广东各地区临床抢救小组;药物实验组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比较 4 种蛇药的治疗效力、筛选有效成分等。

(三)《规划》与中药蛇伤制剂的创制

除上述工作外,《规划》还要求中山医学院组织调查队到海南发掘民间验方^{[34]91}。1969 年,中山医学院吴秀荣带领广州某部队医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广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广州中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组成“赴海南搜集民间蛇药小分队”,赴海南白沙县搜集和研究当地的蛇伤方药。经搜集整理和反复对比,吴秀荣等从 80 余种蛇药方药中筛选出最有效的解毒药物——蛇王藤,再与此前从“何氏蛇药”中筛选出的止血消肿药——柚子叶组合,于 1971 年 1 月 8 日找到了两种药物的最佳配比,将其命名为“7118 蛇药”。动物实验显示,“7118 蛇药”对眼镜王蛇毒、眼镜蛇毒、银环蛇毒、海蛇毒和蝮蛇毒中毒小鼠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且无肝肾毒副作用^{[17]126-127}。随后,花县人民医院防治毒蛇咬伤科研协作组通过临床试验,证明“7118 蛇药”治疗神经毒中毒效果显著^[35]。为方便使用,中山医学院制剂部将其改制成片剂,取名“广东蛇药”,经鉴定后投产,成为广东省具有代表性的中药蛇伤制剂。

与此同时,广州中医学院的黄耀燊等在临床试用钟氏蛇药的过程中,尝试将中医辨证论治融入其中,如加入藿香、葫芦茶等芳香化湿、辟秽化浊药以控制感染^{[36]67-68}。1964—1972 年,黄耀燊等运用钟氏蛇药治愈蛇伤病患 136 例,有效率达 96.4%^[37]。经过反复调试,钟氏蛇药的配方被调整为“新一方”,并由散剂改为浸膏剂,成为广州中医学院常用的院内制剂^[38]。

在“中草药运动”中^[29],广东还出现了自制制剂的热潮,如中山石岐卫生院鉴于当地毒蛇咬伤中以眼镜蛇咬伤为多,继 1959 年筛选出“105 蛇药”(特效草药三角草单方)后,又委托石岐制药厂将其改制为片剂和丸剂以方便临床使用^{[39]45};罗定县人民医院就地取材,用当地草药配制成药蛇伤解毒丸和外用辅助方,并尝试将其改制成注射剂^[40];广州市郊的萝岗大队卫生站、花县九湾潭林场的狮前大队卫生站和梅州兴宁县石马公社卫生院自行配制了蛇药酒进行治疗^[35,41];广州部队蛇伤防治小组配制了 10 种蛇药方、选取其中效果最佳的一种改制成蛇伤解毒片和蛇伤解毒注射液,并编写《毒蛇咬伤的防治》加以推广^[42]。此外,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派出科研分队前往粤北,协助当地开发、研究中草药,期间制作了一批中草药制剂(包括中药蛇伤制剂),并组建“地—县—公社”三级中草药使用、研究及推广协作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自制中药蛇伤制剂在粤北地区的普及^[43]。这些自制制剂对省属研究单位研制的中药蛇伤制剂形成了补充。

三、20 世纪 70 年代蛇伤防治研究的深化

(一)第二届全国蛇伤学术会议上的中药蛇伤制剂交流

1972 年,第二届全国蛇伤学术会议在中山医学院召开。这次会议主要面向中药蛇伤制剂的研究和生产方,交流了当时各地已经投产的各种中药蛇伤制剂,如上海蛇药、广州蛇伤解毒片、广西蛇药、新会蛇伤药酒、广州蛇药、福建蛇伤解毒片、上海的“群生”和“群用”蛇药、季德胜蛇药、何晓生蛇药、江西“红卫”蛇药、福建蛇药、溧阳蛇药等的研究、生产情况和使用方法,并介绍了 1970 年问世但尚未投产的国产精制抗蝮蛇毒血清。

在中药蛇伤制剂的临床应用方面,广州部队蛇伤防治小组的曹武君分享了他们使用广州蛇伤解毒片联合西医基础治疗抢救蛇伤危重病人的经验,该小组曾凭借此疗法成功抢救一名自主呼吸停止 31 小时的

银环蛇咬伤重症患者，为国内首例^[44]。该小组还分享了循环衰竭和肾功能衰竭等蛇伤危重症的抢救经验、五步蛇咬伤广泛出血和局部蛇伤溃疡的救治经验。另外，云南动物研究所熊郁良局部注射胰蛋白酶治疗各种蛇伤的经验，引起了广东研究人员的关注^[12]，该疗法此后在广东得到广泛的试验和应用。

（二）全国蛇药经验交流学习班的深入交流

第二届全国蛇伤学术会议闭幕后不久，卫生部军事管理委员会下发通知，请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商业部、农林部、燃料化学工业部、云南省动物研究所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派 1 到 2 名代表，并特邀四川生物研究所、广西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浙江医科大学临床治疗研究组、江苏常州东风医院、无锡崇武区人民医院、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江西景德镇市医药科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上海中药制药二厂、广州中医学院、湛江地区人民医院和新会县人民医院各派 1 名代表，参加全国蛇药经验交流学习班（以下简称“学习班”），地点仍在中山医学院。1972 年 9 月，学习班如期举行。此次学习班的内容分为蛇伤防治培训和经验交流两个环节，前一环节制定了蛇伤鉴别标准、蛇伤分级诊断标准、呼吸麻痹和循环衰竭的规范抢救措施，并介绍了蛇伤局部溃烂的中草药防治措施，为此后全国范围内的蛇伤临床诊治所借鉴、遵循；后一环节分为 3 部分，分别是交流各地防治蛇伤的有效验方、临床救治和抢救危重病人的经验以及蛇药研究的过筛、实验方法。在经验交流环节中，各地代表交流了银环蛇毒、蝮蛇毒、眼镜蛇毒、五步蛇毒和蝰蛇毒的毒理研究情况，标志着中国蛇毒毒理学研究进入总结阶段^{[45]93}。

（三）毒理学指导下部分研究成果的应用与科普

20 世纪 60 年代，中山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进行了大量蛇毒毒理学研究工作，但仅有 1 篇关于眼镜蛇中毒的狗的组织解剖报告见刊^[46]，其余研究成果则到 1974 年至 1978 年间才陆续发表。

在 1974—1978 年间的研究报告中，广州中医学院的李锐对眼镜蛇、银环蛇蛇毒蛋白的蛋白构象和致病机理作了解剖学、生理学和毒理学分析，详细论述了蝰蛇毒中各主要成分的毒理作用，并介绍了蛇伤的急救措施、临床诊治原则及用药建议，指出神经毒中毒可选用广州蛇药、蛇伤解毒片或注射液、新会蛇药、湛江蛇药、石岐蛇药等，血循毒中毒可选用广州蛇药或上海蛇药，混合毒中毒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反映了广东省内外研究成果的融汇，以及在毒理学指导下，中药蛇伤制剂的应用更趋科学、规范^[47]。1962 年调任广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主任的赵延德，对广东所有科属的毒蛇做了调查报告，重点介绍了眼镜蛇科、海蛇科、蝮亚科和蝰亚科毒蛇蛇毒的毒理作用，并转述学习班要求掌握的各类中药蛇伤制剂的使用方法和局部注射胰蛋白酶水解蛇毒的技术，促进了二者的普及^[48]。在另外一份报告里，赵氏对当时已通过临床验证并投产的精制抗蝮蛇毒血清、精制抗五步蛇毒血清以及尚在试验阶段的精制抗银环蛇毒血清做了推广，着重分析了银环蛇毒的致病机理，同时介绍了广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与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共同研发的精制抗银环蛇毒血清，并指出抗蛇毒血清是针对蛇毒毒理作用的最佳解毒药物^[49]。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抗蛇毒血清尚未在全国普及，鉴于当时的产量，广东拥有抗蛇毒血清获取渠道的医院也仅在中草药、中药蛇伤制剂及胰蛋白酶注射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广东各医院探索出的使用中草药、中药蛇伤制剂联合胰蛋白酶注射的“中西医结合疗法”占据主流：广州从化县医院采用院内自配的从化蛇药联合局部胰蛋白酶注射，据称治疗效果良好^[50]；广州部队总医院蛇防组使用蛇伤解毒片、蛇伤解毒注射液或自制蛇伤解毒方、蛇伤解毒汤联合局部胰蛋白酶注射，配合中医辨证施治，辅以西医基础治疗和护理，据称对治疗蛇伤危重症亦有不俗的效果^[51]。这一时期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蛇伤”报告众多，不再赘述。

四、广东省内抗蛇毒血清的推广

（一）抗蛇毒血清在公社卫生院以上医疗单位的逐步推广

1971—1976 年，广东省对全省公社卫生院以上医疗单位的设备进行了更新，普及了低温冰箱^[52]。同一时期，国内的改装车厂开始引进冷藏车技术，并逐步从整车进口转向自主生产^[53]344-346。低温冰箱和冷藏车的普及为生物制品的运输和保存提供了技术支持，而广东作为对外交流前沿省份，生物制品冷链的建立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在低温冰箱尚未普及的地区，广东省推广了斗门红旗农场将抗蛇毒血清用蜡封存再沉入井底存放的方法^[54]。这些做法使得广东抗蛇毒血清的普及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1976 年，迫于传统蛇伤治疗方法造成的人力、物力的较大消耗，经之前学习班的介绍，中山县中医院（原石岐中医院）、佛山地区医院以及番禺、从化、龙门县医院开始试用精制抗银环蛇毒血清。经过近两年的试用，证明精制抗银环蛇毒血清“特效、速效、比较安全”^[55]。1977 年，广东省卫生厅随即召开精制抗银环蛇毒血清鉴定会，决定进一步扩大精制抗银环蛇毒血清的临床试用范围、覆盖全省银环蛇咬伤高发县的县医院^[56]。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产精制抗蝮蛇毒血清和精制抗五步蛇毒血清通过验证并向全国普及^[57]，广东省内的精制抗银环蛇毒血清则从试用单位开始逐渐向其他医疗单位扩散^[58-62]。

与此同时，佛山地区斗门县建立了基层三级蛇伤防治网，并在 1978 年 4 月 28 至 29 日召开的佛山地区蛇伤防治协作会（以下简称“佛山协作会”）上作了经验介绍。随后蛇伤防治网在佛山全地区铺开，成为日后广东省基层蛇伤防治网建立的起点；广州医学院的代表在佛山协作会现场展示了精制抗银环蛇毒血清的功效，令与会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印象深刻，之后广州医学院借助蛇伤防治网向农村地区科普抗蛇毒血清的优越性和获取途径等知识；由于此时尚无抗蝮蛇毒血清，广州医学院与高鹤、中山和新会县代表在佛山协作会上交流了蝮蛇咬伤危重病抢救经验及抗蝮蛇方药的发掘与筛选^[63]。会后，广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的区淑仪发表抗蝮蛇毒药物筛选报告，将 5 种蛇伤方药与胰蛋白酶注射剂列为精制抗蝮蛇毒血清普及前的必备药物，呼吁各院储备^[64]。

（二）抗蛇毒血清与中草药、中药蛇伤制剂选用的不同取向

1978—1981 年，精制抗眼镜蛇毒血清、精制抗金环蛇毒血清和精制抗蝮蛇毒血清相继问世，广州医学院对这 3 种抗蛇毒血清分别做了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的报告，参与试验的单位同时也是抗蛇毒血清的储备单位——主要是广东各中心城市的大医院及部分县医院。除公布验证结果外，报告还梳理了国内外抗蛇毒血清的研究现状，指出抗蛇毒血清的优点和不足。其中，不足主要包括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且只能中和血液中的游离毒素，而对已经与毒素结合的坏死组织无效，同时还存在过敏反应的风险。赵延德等人的报告透露出抗蛇毒血清与中草药、中药蛇伤制剂临床选用取向的不确定性^[65-67]。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抗蛇毒血清和中草药、中药蛇伤制剂的临床选用呈现出不同取向。广西梧州市中医院作为与广州医学院合作的精制抗眼镜蛇毒血清临床验证单位，曾先后对 34 例眼镜蛇咬伤患者采取精制抗眼镜蛇毒血清静脉注射、针刺排毒与中草药外洗或外敷的治疗方式，以达到消肿解毒的效果，个别中毒时间较长的患者，除静脉注射抗蛇毒血清以中和血液内的游离毒素外，还需要口服中草药或中药蛇伤制剂解毒，临床验证报告发表在广州医学院学报上，为广州医学院提供了一种取向选择^[68]；中山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的黄守坚、孙家均曾发文普及蛇伤的诊断、鉴别和治疗方法，并认为中草药、中药蛇伤制剂仅适用于蛇伤轻症，蛇伤危重症的治疗应使用抗蛇毒血清^[69]；江苏无锡崇安医院蛇伤组与中山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的治疗经验也被中山医学院的校办刊物选登^[70]。

同时，中山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没有放弃对中药蛇伤制剂的研究和推广，该教研室的梁彬对广东蛇

药的水溶性有效成分进行了提取、重组和对比,试图找出实际发挥抗蛇毒功效的有效成分和可替代成分^[71],从而进一步降低广东蛇药的生产成本,这反映出当时中药蛇伤制剂仍有相当的需求。粤北的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南公社,其卫生院不但没有抗蛇毒血清,也缺乏广东蛇药等标准中药蛇伤制剂的储备,全凭中草药和自制制剂治疗蛇伤^[72];靠近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高鹤县合水公社卫生院、时属广东的海南国营保国农场职工医院同样依靠中草药治疗蛇伤^[73-74]。甚至,以云浮新兴县医院为代表的一部分县医院尚在使用院内自制蛇伤方药(制剂)和药酒治疗蛇伤^[75-76]。可见,在县级以下的医疗单位中,抗蛇毒血清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普及程度。基层医疗单位使用蛇伤方药(制剂)治疗蛇伤,呈现出与条件较好的城市医院不同的现实取向,体现了民间中草药使用传统的长久生命力。

广东省在 20 世纪 50—80 年代的蛇伤药物研究历程,内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发展的整体历程,因此与后者相同步。新的中医政策颁布后,卫生主管部门开展的献方、采风等社会动员为蛇伤方药、蛇医进入主流社会视野创造了条件,地方上的先进经验受到重视,国家由此开始重视传统蛇伤医药和蛇伤治疗工作。由于医药发展遵循现代科学的路径,在“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开始后,医药专家被迫中断了现代蛇伤的医药研究,转而协助中医整理研究蛇伤方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医药专家得以从蛇伤方药的研究中抽身,回归现代蛇伤医药研究;“中草药运动”开始后,医药专家继续进行蛇伤方药研究,直至完成对蛇伤方药的科学化改造。卫生主管部门则吸取此前运动的教训,提出中、西医蛇伤药物并重,学界则依靠跨区域、跨层级医药研究系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协作。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最终催生出中药蛇伤制剂和抗蛇毒血清等中、西现代蛇伤药物,以及基于这些药物的中西医结合蛇伤治疗技术,形成中国独有的医疗科技优势。广东将抗蛇毒血清有限地用于临床后,由于该省内部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医疗单位间条件的差距而出现不同的临床用药取向。有条件的单位使用抗蛇毒血清或与中草药、中药蛇伤制剂配合治疗蛇伤,缺乏条件的单位继续使用中草药或中药蛇伤制剂进行治疗——后者可视为民间用药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参考文献

- [1] 何克谏. 生草药性备要 [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9.
- [2] 萧步丹. 岭南采药录 [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9.
- [3] 胡真. 山草药指南 [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9.
- [4] 佚名.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 1950 年工作计划大纲 [N]. 健康报, 1950-05-04(02).
- [5] 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 广东省中医验方交流汇编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 [6] 李剑. 献方与采风 [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5, 36(4): 398-412.
- [7] 郗光. 几年来执行中医政策的情况和经验: 在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J]. 中医杂志, 1958(12): 7-13.
- [8] 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 佛山市政协文教体卫委员会. 佛山历史人物录: 第 2 卷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 [9]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20 世纪广东科学技术全纪录 [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
- [10] 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在京举行 [J]. 中医通报, 1958, 4(11): 361-362.
- [11] 《当代中国·卫生卷》编委会. 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 [12]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 前言 [J]. 中国蛇学杂志, 1992(5): 1.
- [13]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广州市西区中医生草药研究小组. 广州常用草药集 [M]. 广州: 广州市西区中医生草药研究小组, 1959.
- [14] 广东省中医药研究所, 华南植物研究所. 岭南草药志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1.

- [15] 广州中医学院. 1959 年科学研究资料选辑 (内部资料) [M]. 广州: 广州中医学院, 1959.
- [16] 广州中医学院.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特辑 [M]. 广州: 广州中医学院, 1960.
- [17] 佚名. 群星灿烂·特写集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
- [18] 新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新会县志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 [19] 新会市政协学习文史社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新会文史资料 (第 57 辑) [M]. 江门: 新会市政协学习文史社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1999.
- [20]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 1991—2000: 第 9 册 [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0.
- [21] 佚名. 五步蛇毒毒理作用观察 I [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1976(2):27-35.
- [22] 王秀柔, 周新宇. 星光灿烂 [M]. 广州: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1990.
- [23] 颜德伍. 胰蛋白酶治疗毒蛇咬伤的研究和临床应用 [J]. 医学研究杂志, 1975(4):42-43.
- [24] 关于湛江蛇药生产和供应问题的紧急请示批复 [A]. 1967-04-28, 广东省档案馆, 317-001-148.
- [25] 佚名. 湛江蛇药疗效的实验研究 [J]. 新医学, 1970(S3):14-15.
- [26] 佚名. 湛江蛇药治疗毒蛇咬伤的临床研究 [J]. 新医学, 1970(S3):9-13.
- [27] 广州市卫生局药品检验所,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广东中药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3.
- [28]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广州市荔湾区中医药研究委员会. 广州常用草药集 [M]. 广州: 广州市荔湾区卫生局, 1965.
- [29] 张卫, 张瑞贤.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草药运动特点及表现形式 [J]. 中华医史杂志, 2009,39(1):25-29.
- [30] 韶关专区卫生工作站革命委员会. 粤北草药: 第一集 [M]. 韶关: 韶关专区卫生工作站革命委员会, 1969.
- [31] 《广东中草药》选编小组. 广东中草药 [M]. 广州: 《广东中草药》选编小组, 1969.
- [3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〇〇二部队后勤部. 万山草药 [M]. 广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〇〇二部队后勤部, 1969.
- [33] 广州部队后勤部卫生部. 常用中草药手册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9.
- [34] 广东省防治毒蛇咬伤药物研究协作会议纪要 [A]. 1968-05-20, 广东省档案馆, 306-A0-02-4.
- [35] 佚名. “7118”蛇药治疗毒蛇咬伤 11 例临床疗效小结 [J]. 新医药通讯, 1977(3):60-61.
- [36] 孙晓生. 岭南名医风范 [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 [37] 佚名. 广州蛇药的实验治疗研究小结 [J]. 新中医, 1972(Z1):30-33.
- [38] 佚名. 一九七一年毒蛇咬伤临床治疗观察 [J]. 新中医, 1972(Z1):26-30.
- [39] “105”治疗眼镜蛇咬伤临床观察 [A]. 1969-11-05, 广东省档案馆藏, 317-001-160.
- [40] 谭丕贤, 黄志成. 蛇伤解毒丸治疗毒蛇咬伤的疗效观察 [J]. 广东医药资料, 1979(7):36-38.
- [41] 佚名. 蛇药酒治疗毒蛇咬伤临床观察 [J]. 新中医, 1973(2):39-40.
- [42]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蛇伤防治研究小组. 毒蛇咬伤的防治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5.
- [43] 佚名. 粤北农村有效中草药制剂介绍 [J]. 医学研究杂志, 1976(Z1):16-28.
- [44] 王天翔. 抢救银环蛇咬伤呼吸停止 31 小时一例的体会 [J]. 新医学, 1973(4):190-191.
- [45] 关于举办全国蛇药经验交流学习班的通知 [A]. 1972-12-05, 广东省档案馆藏, 317-1-177.
- [46] 宗永生, 朱小曼. 广东眼镜蛇蛇毒中毒的病理组织学 [J]. 广东医学, 1963,1(S1):9-12.
- [47] 李锐. 蛇毒毒理与蛇伤治疗 [J]. 新中医, 1974(4):49-54.
- [48] 赵延德. 毒蛇咬伤中毒的毒理和治疗药物 [J]. 广医通讯, 1978(1):64-72.
- [49] 赵延德. 中国毒蛇蛇毒和抗蛇毒血清 [J]. 广州医学院学报, 1982(1):61-73.
- [50] 傅惠祥, 叶新民. 中西医结合治疗毒蛇咬伤的体会 [J]. 新医药通讯, 1977(3):58-60.
- [51] 佚名. 胰蛋白酶及其综合疗法治疗毒蛇咬伤 72 例临床观察 [J]. 人民军医, 1976(6):82-85.
- [52] 赵延德. 中国毒蛇蛇毒和抗蛇毒血清 [J]. 广州医学院学报, 1982(1):1-4.
- [53]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广东省志·医药志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 [54] 李道彭, 梁仲文. 冷藏车的发展趋势 [C]// 中国制冷学会, 全国商业冷藏科技情报站. 第六届全国食品冷藏链大会

- 论文集. 上海: 中国制冷学会, 全国商业冷藏科技情报站, 2008.
- [55] 佚名. 精制银环蛇抗毒素临床验证座谈会纪要 [J]. 广医通讯, 1978(1):29-30.
- [56] 佚名. 银环蛇咬伤诊治与预防问题商榷 [J]. 广医通讯, 1978(1):16-19.
- [57] 佚名. 精制银环蛇抗毒素鉴定会议在广州召开 [J]. 广医通讯, 1977(4):5-6.
- [58] 佚名. “精制银环蛇抗毒素” 临床试用情况 [J]. 新医药通讯, 1977(3):56-58.
- [59] 广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 精制银环蛇抗毒素临床试用情况 (一) [J]. 广医通讯, 1978(1):31-32.
- [60] 广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 精制银环蛇抗毒素临床试用情况 (二) [J]. 广医通讯, 1978(1):33-35.
- [61] 广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 精制银环蛇抗毒素临床试用情况 (三) [J]. 广医通讯, 1978(1):36-37.
- [62] 广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 精制银环蛇抗毒素临床试用情况 (四) [J]. 广医通讯, 1978(1):38-39.
- [63] 佚名. 佛山地区蛇伤防治协作会议在新会县召开 [J]. 广东医药资料, 1978(5):56.
- [64] 区淑仪. 抗蝮蛇毒药物的筛选 [J]. 广东医学, 1980(4):30-32.
- [65] 管锦霞, 钟满森, 赵延德. 精制抗蝮蛇毒血清对蝮蛇毒中毒动物血凝的影响 [J]. 广州医学院学报, 1982(4):43-48.
- [66] 薛涛云, 管锦霞, 赵延德. 精制抗眼镜蛇毒血清对眼镜蛇毒中毒动物的保护作用 [J]. 广州医学院学报, 1982(2):30-36.
- [67] 赵延德. 中国的毒蛇和抗蛇毒血清 [J]. 四川动物, 1981(2):5-8.
- [68] 余培南. 精制抗眼镜蛇毒血清治疗眼镜蛇咬伤 34 例报告 [J]. 广州医学院学报, 1983(1):32-37.
- [69] 黄守坚, 孙家钧. 毒蛇咬伤的处理 [J]. 新医学, 1984(7):350-351.
- [70] 孙新申. 蝮蛇咬伤的抢救 [J]. 新医学, 1984(6):40.
- [71] 梁彬. 广东蛇药水溶性有效成分的组合与其协同作用的研究 [J]. 中药通报, 1985(8):40-42.
- [72] 佚名. 穿心莲合剂治疗毒蛇咬伤的临床观察 [J]. 赤脚医生杂志, 1975(4):16.
- [73] 陈采基. 中草药治疗毒蛇咬伤 48 例临床报告 [J]. 广东医学, 1975(9):13-15.
- [74] 佚名. 鬼针草鸭跖草治疗青竹蛇咬伤 [J]. 新中医, 1975(3):62.
- [75] 李桥, 谢子珊. 130 例毒蛇咬伤疗效观察 [J]. 广东医药资料, 1975(7):13-16.
- [76] 谢子珊, 李桥. 中草药复方治疗毒蛇咬伤 104 例临床观察 [J]. 新医学, 1975(6):279-280.

(本文编辑 朱传磊)